



叛逆過後 還剩什麼？

2011-03-20 記者 羅文婕 文



這是一部有關搖滾的電影，但它獨特的切入點卻和多數同類型電影不同，這故事並不像《門》（The Doors）或《控制》（Control）以創作者為中心，探索樂手的內心世界一般深沉，但也並非如《猜火車》（Trainspotting）將搖滾僅僅做為營造青年文化氛圍的配樂。而是在悠揚的樂聲中，透過了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呈現出搖滾表面看似「酷」底下的另一個面貌。



《成名在望》是一個溫馨又精采的故事，導演用音樂和影像呈現出一個迷人的時空背景，但背後虛無的氛圍卻也能帶來一些反思（圖片來源／listall.com）

性、毒品、搖滾 迷失的自我

早熟的威廉有個嚴厲的母親，幾年前，姐姐為逃避母親的掌控因而離家，臨走前留給威廉一疊搖滾唱片，受到啟發而愛上搖滾樂的威廉，在十五歲那年因緣際會當了音樂雜誌《滾石》的記者，隨著一個剛崛起的樂團「靜水」在美國巡迴做採訪。那時是七〇年代，性、毒品、搖滾樂都一同解放的時期，身為採訪者的威廉，在巡迴過程中除了看到樂團對作品的執著，對性、和藥物的渴求，也見證了一群表面光鮮亮麗的圈內人，私底下迷失、掙扎與衝突的過程。

本片是導演卡麥隆克羅於2000年的半自傳作品，他本人年輕時曾經替《滾石》撰稿，導演將個人經歷加以修改後，完成這部細緻的青春小品。樂評人出身的卡麥隆克羅，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他的電影中大量使用的搖滾樂，《成名在望》片中悠揚的七〇年代歌曲都為當年的一時之選，再加上精心安排的打光和攝影色調，為觀眾再現出一個雖然迷人，卻又有點虛無的時空背景。

故事背景雖在七〇年的搖滾圈，但細緻綿密的劇本，卻讓這部電影除了用心經營的音樂外，親情、愛情、人性的衝突都面面俱到。劇本中巧妙的對話，及對人性的描寫都將角色都刻劃的相當立體，因此對於許多搖滾樂手私底下的掙扎與迷失也處理的很微妙，因此這部電影，就算對非搖滾樂迷來說，仍具有十足的魅力。《成名在望》想談的面向有很多，但最為特殊的想必是這部片對於「酷」這個概念本身的思考。

片中威廉採訪的對象，虛構樂團「靜水」與其他周遭的圈內人，總是說著「我們可以改變世界。」樂團的吉他手羅素，站在屋頂上接受眾青年的喝采，清醒後仍硬著頭皮一躍而下跳入泳池，狼狽的模樣卻被眾人所推崇，以威廉的眼光看來卻覺慘不忍睹。「靜水」的團員們吸毒、濫交，看似解放並且想力用的掙脫傳統來反叛些甚麼，但最後隨著音樂版圖擴張，卻開始向現實妥協。除了放下原本巡迴作為代步的公車，居然還把自己的女孩都賣掉了。想反叛與改變的青年，最後一個個迷失了自己。

影評人黃英雄在部落格中評論《門》一片，對這些所謂「解放」行為做出以下的評論：「藥物、性與搖滾可以說是六〇年代的代名詞，或者你願意將之比擬為是才氣的表現，但在這表相的背後我們必須去理解真正的意涵是什麼？否則叛逆與解構就會變得毫無意義。」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享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從「不酷」看清「酷」

劇中由法蘭西絲麥朵曼（Frances McDormand）飾演的母親，看似嚴厲，但不同於許多青春類型電影對「大人」角色矮化的平面描寫，《成》片中的媽媽，在劇本與演員的發揮下，除了將一位嚴格保守，知識至上的大學教授母親立體刻劃出來外，對長子女離去的不安與難過的母親心情，同樣也表現得淋漓盡致。大女兒為自由離家當空姐後，媽媽選擇對最小的威廉開明，答應讓他跟隨樂團巡演，但仍憂心忡忡。從親自開車送威廉到演唱會現場後對他大喊「不准嗑藥！」引來其他青少年一陣揶揄，到巡演時期對於兒子下榻飯店緊迫的奪命連環摑，以及所有接到威廉母親電話的人都說「我快被你媽嚇死了！」都可看出端倪，並引起共鳴。



由法蘭西絲麥朵曼飾演的母親，將子女長大離去的不安與母親難過的心情，表演得淋漓盡致（圖片來源／listall）

不過看似煩人、保守，一點也「不酷」的母親，在影片後半與樂團吉他手羅素的對話橋段，除了令人莞爾之外，卻也可見導演刻意呈現旁觀者清的巧思。威廉之於樂團，和母親之於威廉。「我可不是甚麼平凡的家庭主婦...我的兒子相當崇拜你，但我很清楚你們有多墮落，我兒子還沒準備好接受你們這群道德淪喪和虛擲天賦才華的世界...若你們因此讓他傷心難過...我一定親自找你算帳。」

劇情發展至此時，威廉也正如母親所說，開始身心俱疲了。嚴厲的母親雖未親自參與行程，對兒子的了解與愛，卻在這般緊迫盯人的對話中展露無遺。對照電影本身以一個旁觀者男孩的視野，兒子最後的情況早就在這段對話中被母親猜中，但最後，仍會張大手臂迎接威廉與姊姊，因為家人永遠是家人。巡演結束，追完夢後疲累的威廉頹然倒在床上，與樂團巡演那幾天的事情彷彿像一場夏令營一樣。

同身為母親的龍應台在《親愛的安德烈》一書中，針對這個兒子認為很「酷」的話題，則覺得「性、藥、搖滾樂是少年輕狂的自由概念。一種反叛的手勢走進叢林之後，自由卻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時間在閃避路上的荊棘。」

「我都待在家，因為我一點都不酷啊。」故事中另一個「不酷」的人是樂評萊斯特班恩是威廉的導師，在電影中和威廉的對話也很耐人尋味，導演透過他，告訴威廉和觀眾，能接近樂團寫樂評，其實並不是那麼酷的事情，因為必須保持中立。對照姐姐在離開前告訴威廉「你一定會變酷。」片末萊斯特與威廉對談「酷」這件事情也相當令人玩味再三。

幸好最後這部溫馨喜劇中，縱身一躍跳入解放與反叛潮流的「靜水」樂團最後面對了自己的迷失，重新開始，而威廉也重新認清自己的定位。在經歷過一些變化後，每個人都會重新找到自己生命的出口，在不斷的蛻變下，其實只要找到答案，酷不酷這件事情其實一點也不重要，想必是這部電影想帶給觀眾的其中一個主旨吧。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
資深配音員蔣篤慧，娓娓道來身為臺灣配音員的酸甜苦辣。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


大地音樂製作人吳金黛，藉著音樂的力量，使聽者重新審視自我與土地之間的連結，並以尊重的態度看待生命。

